

小說組

優異獎

龐嘉穎

個人簡介

澳門大學法學專業博士研究生。筆名雲曠。
曾經夢想棄法從文，後來明白寫作無邊界。
一度鐘情於舞臺劇創作，因舞臺是與世界對話的場域。

而小說則是沉寂的。小說更適於獨處者，適於自我發問。



但聞啼鳴識前塵

心靈與自然相結合，才能產生智慧，才能產生想像力。

——梭洛

引子

你相信「前塵感」是突然降臨的麼？表面上，它未經允許不期而至，事實上，它又早已蓄積多時。那是因為，「往事」總是在其被稱為「往事」的那一刻而成為人們生活史中的過往，但它卻未能在心靈史上如期結束。直到某一天，你驟然目睹世間蔓草荒煙，那些固執的念想從此無處安放。你意識到，「往事」已成「前塵」——「前塵感」是源自心靈上的斷絕。

心靈上的斷絕不是幻滅，而是設法通向自由。「斷絕」不是一種判斷——所有的判斷都帶有限定與邊界。它只是一種狀態，一種心靈的深度與曲折。它是一場心靈孤旅，這場旅程需要力量，而這力量只從兩處來：你自身和你身外之自然。

冬至

太陽黃經270°，陽光直射南回歸線，北半球黑夜最長。

冬至這天傍晚，我在半山腰住所門口收到R君寄來的一件印刷品包裹，打開發現是龍應臺的《目送》，不禁陡然一驚。在一年中黑夜最長的這一天的白晝的末尾，我收到了R君寄來的一本《目送》。我明白，對於「前塵」，只能「目送」。

R君何許人也？他為何要郵寄一本叫作《目送》的書給我？對於這樣的問題，我不預備講述。這出於兩點原因：其一，我不認為話語能夠還原事件，話語只是對事件的解讀，而不代表事件本身；其二，我更不認為由單一個人獨白式的話語能夠解讀由多個人構成的事件全部。

我能講述的僅僅是，收到《目送》後的那些日子，我總是在熟睡的深夜感到身體裡的每一處關節都在發生裂變般的疼痛，像是正從前世裂變到今生。我試圖叫喊，卻叫喊不出。我掙扎著醒來，卻寧願自己仍在夢中。

我不是一個動輒哀切的女子。我只醒著期待黎明。只是那些日子，黎明總是來得太遲。於是，我在暗夜裡讀書，讀《目送》。

新年前夜，我讀到了《目送》中的「憂鬱」一篇：香港薄扶林海上的杜鵑啼鳴，令龍應臺幾乎罹患上憂鬱症。她尋得元朝小說《瑯環記》，「昔有人飲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即謝去。女甚恨，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也。」——男子聽了杜鵑哀鳴，得了心悸，就斷絕了一份感情，匆匆遠離。女子戀情無所著落，此後但凡聽見杜鵑哀鳴，就出現「怔忡」症狀。

……

我起身，寫電子郵件給R君：

《目送》讀至「憂鬱」一篇。

我感到吃驚——自己面海而居澳門數載，竟從未聽到過龍

應臺在香港薄扶林海上聞得的那般杜鵑啼鳴？！

李時珍道：「杜鵑，春暮即鳴，夜啼達旦，其聲哀切」。那麼，不親聞杜鵑啼鳴，大抵是難懂真「哀切」的。

一「啼」成讖——那杜鵑或許早已在我窗前啼過千萬次，前塵往事早已被預言過千萬回，惟是我耳聾罷了。

我想，我該全然靜默地守候著，等著春暮，聽杜鵑啼鳴。

第二天清晨，R君回覆：

贊賞你「全然靜默地守候著，等著春暮，聽杜鵑啼鳴。」

因我相信，這份等待不是為了聽到花兒訕然落地的聲音而證實花的凋萎，而是對於詩意棲居的堅守。

小寒

太陽黃經285°，冷氣積久而寒。

山上的冬季蕭索而靜謐。晨曦穿過薄霧，明朗得曖昧；淙溪撫過沙石，沁涼得端和；驟風卷過樹梢，凜冽得透徹……我蟄居在山上，全然靜默地守候，盡管春暮尚遲。我從未像現今這樣，如此細密地體悟著我身外的自然界，我在這體悟中逐漸歸於平靜。我決定著手寫作。

讀者或許以為我是個冥想主義者，但當我說出我分內的職責是從事法學研究，讀者定會收回這一判定並嘲笑自己魯莽了——法是世俗理性的極致，而冥想則是超然心性的極致，兩者如何相容？

對於這樣的論調，我總是忍不住要反駁幾句，盡管我確實不是冥想主義者。我總記得恰達耶夫的精闢論說：「在東方，思想深入自我，步入寂靜，躲進荒原，使社會的統治者擁有分配所有塵世幸福的權力；在西方，思想到處遊蕩，為人的所有需要而奔走，渴望各種幸福，將權力置於法的基礎之上……」

正是將心性與理性相割裂的所謂東方思維，將實現個體幸福的控制權拱手讓給世俗統治者，表面上成全了心性，實質上卻喪

失了人的基本尊嚴，結果，心性反而得不到實際的自由。人類最高的理性，正是關於如何實現個體心性自由的理性！

我繼續與R君通信：

近來我開始嘗試寫小說。

生命的推展總是受到我們自己所理解的過去經歷的暗示，本質其實是一種自我。這樣的自我會將生命導入歧途，因為這樣的自我總是令我們無法平視他人，無法貼近事件的本質，而令自身活在對於歷史的幻覺之中。寫作不是用以對抗痛苦的方式，而是用以對抗幻覺的方式。

從這個意義上，我尤其偏愛小說，我是指類似巴赫金所揭示的那種「多聲部」小說。我偏愛這類小說，不是因為那是被巴赫金所揭示的，而是因為「多聲部」是生活的本質。如果沒有多聲部，又哪裡會有人跟人之間的對話，以及人跟人之間的無法對話？較之於對話，無法對話似乎更是生活的常態——人們總是活在時間、空間以及心靈的分層錯位之中。

R君儘量於第一時間回應我：

理解你的想法。與其用獨自講述的方式求得個人史的完滿，倒不如去虛構小說。昆德拉說，小說是一種「民主」的象徵。

願意的話，隨時讓我瞭解你寫作的進程。

大寒

太陽黃經300°，天氣寒冷到了極點。

地處亞熱帶的澳門，即便時值大寒節氣，仍不至於寒冷。但山上的風真大，呼呼的，盤旋著擦過我窗前。心靜到極至，便能感到每一陣風都曾在窗邊駐足，探望著屋中人的悲喜，讓人體味到風的溫情。

於是，我讓我寫作的小說也從溫暖的段落開篇：

際遇

午後，靜黎收到冀平發來的一條短訊，「還在南京嗎？」這於靜黎，既在預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還在。明天走」她緩慢地拼寫出這五個字，並在中間使用了一個句號。似乎要用這句號，填補她當下正置身於「還在」與「明天走」之間的空洞。

清晨六點不到，靜黎無端驚醒，卻直至午後仍未起身。面對窗外無端的人與景，她像一片羽毛飄附在敦厚的床褥上，除非一陣突然吹來的風將她刮起，否則她是怎樣都無力動彈了。

「走前如有機會，有一本書送你。」此刻，這對靜黎大概算是一陣突然吹來的風。

她終於起身，「好。你何時有空？」

幾分鐘後，冀平回覆，「隨時。」

……

冀平坐在秦淮河畔的一家咖啡館裡，等候靜黎。

三天前，也是在這兒，他與靜黎長談至凌晨。那天清晨，他接到一個陌生電話，年輕女子的聲音，「我是靜黎，我在南京。」

他遲疑。對方補充說，「喧明的朋友。」

他恍然，「啊，是喧明的……」

靜黎，一個只與他短暫謀面而後銷聲匿跡近三年的人。一年前他整理手機電話簿時，下意識刪去了她的號碼——這是基於他二十年來對喧明的瞭解。

靜黎走進來，裹著圍巾，顯然她不太適應南京陰冷的冬天。她坐到他對面的沙發上，體重輕得似乎無法令沙發產生凹陷，「難得還有人送紙質的書……」

他把本已放在咖啡桌上的《哈德良回憶錄》遞到她面前，「就是這本。」

「讓我看看。」她溫和地說。

她沒翻頁，直接將目光停留在封面。他知道她是注意到了

印在封面上的句子：不應哭泣，因為她已不在，應該微笑，因為她曾在過，她一生盡了她的最大的努力。

他望著她注視這句子時的樣子，那一刻，他突然感到，是命運把靜黎拋擲到了他的面前！

他竟聯想到一個看似毫不相幹的場景：帕斯提奧在羅馬尼亞勞動營時，一天，他餓得半死，虛弱地去敲一位俄羅斯老媽媽的門。老媽媽讓他進屋，給他喝了熱湯，看見他連鼻尖都滴下湯汁時，遞給他一塊白手絹。老媽媽說，這是祝你們好運，你和我的兒子，願你們很快能回家。這是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米勒講述的故事。對於老媽媽來說，帕斯提奧是被世界拋到她屋子裡來的一個受難者，又是失落在世界某處的一個孩子。

……

簡單翻閱之後，靜黎把書合上，「謝謝你送我這麼好的禮物。」

冀平淡笑。她注意到他在掃視她的面容，尋查她連日來心跡的頹倦。

「如果不是你联系我，我想，走之前，我是不會再联系你的。」

「我知。」他感到一切言辭都很無力。

靜黎把目光移向窗外，「我這一次來南京，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如今在中國，其實每座城市都是一樣的，因為每座城市裡的人的所思所想都差不多。不管是幾朝古都，歷經幾多繁華，歷史不過是僵死的器物 and 瑣碎的遺跡，與現今的人們早已不再接通。人們只與當下有關。」

冀平一直抽煙，他是個嗜煙如命的人。半晌開口，「你明白得有點兒晚。但明白了總好過不明白。我十歲來南京，至今已三十多年。我眼中的南京城從來都與『六朝金粉地，金陵帝王州』無關。我看這秦淮河，想起的倒是幾番屠城流淌的血。」他又點了一根煙，「過去，你對這城市有特別的感情，

是因為喧明，但終究還是因為你的心。記得王陽明所說麼？『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於寂；你既來看此花，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所以，許多事都起源自心。」

這次輪到靜黎淡笑。之後，兩人對坐無語。

陽光在咖啡桌上緩慢移動，直至退去。

「明天幾點的飛機？」

「下午兩點鐘。」

立春

太陽黃經315°，陽氣初生，嚴寒漸去。

立春是令人產生錯覺的節氣。以為溫暖將至，卻時常襲來料峭春寒。這樣的時節，讓人不得不反複測量冷與暖之間的距離，盡管冷暖間的距離極不可測。

近來，澳門乍暖還寒。我繼續小說寫作。

或許讀者已經猜到小說中的靜黎和喧明曾是一對戀人，這沒錯兒。但如果讀者以為我正在撰寫一篇愛情小說，那便是誤解。

依我之見，並不存在「愛情小說」這種特定類型。所有與人有關的事的發生、結束或輾轉，都是人的斷代史。如果愛情剛好發生在某一個人史的某個斷代，那只是一種巧合，而從來不應成為話題開始的動因與基調。一切動因與基調都只來自對於生命歷程的注視：

災難

靜黎和喧明的感情正經歷著風雨飄搖。這是靜黎的感受。

從前，她總能感覺到喧明時刻圍繞在她身邊，盡管他們聚少離多——喧明在南京，她在澳門。「戀愛」有時是個需要深究的詞匯，「相戀」與「相愛」往往並不同步發生。靜黎感到

喧明時刻圍繞在她身邊，起源於他們「相愛」的那一刻，而那是發生在他們「相戀」三個月後的某個本來平淡的夜晚。

那天晚上，靜黎一個人去澳門文化中心看話劇《茶館》，這是北京人藝的鎮院大戲。大幕一拉，京腔一開，靜黎便感到一陣胃痛——她是北京人，聞得鄉音，便覺某種斷裂已久的氣脈突然彌合，但又彌合得令人反而惆悵——畢竟她身在澳門，她深知，這瞬間氣脈的相通何等短暫！戲幕一落，仍是孤冷的異鄉。

戲散之後，她在路上打電話給喧明，占線。她撥了一路，直到回到住所，仍然占線。她發覺其實她和喧明聯繫的唯一憑借就是一部電話，而那是一條多麼脆弱的通道！

將近十二點，喧明打電話過來，「剛才一直講電話，今晚找我了嗎？」

靜黎落寞回答，「沒。」

「聽聲音今天怎麼沒精神？」

靜黎不語，眼淚卻倏然而下。

「怎麼了？」他聽出她在哭。

靜黎孩子般賭氣，「心情不好。今天不想理你。」說罷就掛斷了電話。

電話再次響起，她接通後對方立刻說，「是不是今晚打電話找過我，一直找不到就胡思亂想？是我前妻說要見我，我說不必見，有事就在電話裡說。於是就說了半天。」

這當口兒偏巧提到喧明前妻，靜黎自然借題發揮，「說到你前妻，我始終疑惑，為甚麼你從不告訴我半點兒關於你過去的婚姻？有時我覺得我像個傻子！」

喧明沉默片刻，「不跟你說，是想以後恰當時慢慢與你說。如果你現在想聽，我就現在說。」

靜黎記不清他們談了多久。喧明將來龍去脈講得很投入。靜黎蜷縮在椅子上，胳膊撐著頭，靜靜聆聽。而她的心隨著喧明的講述起伏跌宕。

喧明講完後半晌，靜黎才開口，「聽到那些不幸的事，替你難過……喧明，你相信人的靈魂是不被束縛，能夠自由抵達的嗎？此刻，我就告訴你，雖然相隔千裡，但我和你在一起。」

「我信，」喧明道，「因我已經感覺到了。今晚，我向你呈現的如同一個被打碎的瓷瓶，而你正在一片一片把那些碎片揀起……」

「原諒我今天的任性。」靜黎告訴喧明她今晚因看話劇而引起的那些心緒。

喧明答，「上次你在南京跟我幾個朋友吃飯，本來他們是些無關緊要的人，可你跟他們講話卻特別認真。我意識到，在澳門，你孤獨。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鄉愁，是一種『文化鄉愁』。所以……」

「所以我特別珍惜和你在南京的日子，像是回家。」

「呵，大概你這人比較適合在長江中下遊以北活動，勉強能把我們南京這小地方兒包括進去。我真幸運！」

「真酸！」靜黎嘆道，「你看過電視劇版《京華煙雲》麼？牛素雲跟哪個軍閥還是政要講的，說現如今這總統府都搬到了南京，我們京城都快成窮鄉僻壤了！」

兩人笑。

那晚他們談話結束時，天已將亮。喧明一早要給學生上課，他說再不睡一下，課上就要胡言亂語了。

靜黎醒來時，已上午十點鐘。她發現喧明早上七點鐘發給她一條短訊：「好好睡，我上課去了。」

……

愛的源起有許多可能，因悲憫、因欠缺，等等。而愛還需要信念。如果一方信念漸退，兩個人之間的聯繫便會驟然鬆動。而這正是後來喧明給靜黎的感覺。只是，在當時，她並不明白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她只日益感到無力和無助。

對喧明而言，結識靜黎曾是他生活中的一次驚喜。

那時，他離婚多年，盡管這令他自在遊蕩了多年，但終究他感到自己的人生正走向暗淡。他在一家三流大學教書，但毫無傳道授業解惑之激情。他寫作，卻也只算三流作家，這則意味著窮困潦倒以及時而感到的自我存在的荒謬感。好在，他並不痛苦，因他並非理想主義者，無論教書、寫作都被他視為人生的出口。他一面看似壯志滿懷地構想許多這樣的出口，一面又難以認真對待每一個，而終令「出口」成為徒然。他對自己最為滿意之處則在於，他自覺有著一顆不滅的童心，這令他相信人生可以是一場白日夢。

他想，他是愛靜黎的。因他認為，首先他應該愛一個好女孩兒，其次應該愛一個與他前妻不一樣的女孩兒，再次應該愛一個能夠成為他生活中一個新「出口」的女孩兒。這三個條件，靜黎都符合，於是他應該愛她。

然而，他逐漸感到，愛並不真正符合他的生活習性。

是不是這世上有些人真的不需要愛和被愛呢？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在任何世代和國度，麻木都比動容更簡單易得，飄遊都比專注更不費力氣。何況在我們這樣的時代，國人若要將自己泯滅於生活而從噪雜的生活中尋找藉口，那是相當便捷的。

因此，喧明其實並不是一隻破碎的瓷瓶。他更是一支燈燭，一度因靜黎而燃亮，但終究是要熄滅的。

……

喧明與靜黎愛情的「無疾而終」是以「兮園」為標誌的。

喧明的朋友志東是個「儒商」，他在城郊買下一座荒廢多年的園子，準備將其修繕，開發成旅遊景點。志東給他的園子取名作「兮園」。而在「兮園」修繕完畢之前，那裡便成了志東的私家園林。

三月的一天，志東邀喧明等友人到「兮園」用晚餐，靜黎剛好在南京，便一同前往。散席後，志東已酒醉人酣，眾友人與他道別，一道笑談著往園外走。走了幾步，靜黎回過頭去看

志東搖搖晃晃的背影，想起剛才志東對她跟喧明的一番祝願，恍然間若有所失……

三月裡的「兮園」夜涼如水，石板路兩旁的樹葉影影綽綽，一種恐怖的景象。此時靜黎發現自己已不知不覺落在眾人後頭，而喧明也未察覺。她加緊腳步喚了一聲喧明，他沒聽到。一陣乏力感襲來，她突然明白——同行不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跟隨。

第二天，靜黎返回澳門。

四月的一天，喧明告訴靜黎，志東死了。他酒後駕車，開到江裡，屍體失蹤。

五月的那一天，汶川地震。喧明不久去了四川。走前電話告知了靜黎。

「你去能做甚麼？那兒並不需要你。」

「別忘了我是個作家，不能像你只活在象牙塔裡。」

「懂了，不是那兒需要你，是你需要那兒。你要去觀看死亡、悲情和廢墟。你不覺得矯情麼？」

「你怎麼這樣？」

「你要去多久？」

「不知道。去了四川，可能還要去別的地方。」

「那我呢？」

「你在澳門做研究，衣食無憂的，用我操心嗎？」

「我猜從前你對你前妻也是這樣。只會空洞地愛抽象的生活，從不具體地去愛身邊的人！」

「你最近心態很不好。先不說了。」

電話掛斷。

雨水

太陽黃經330°，天一生水，春屬木，木生於水。

澳門逐漸開始了潮濕時節。到處都濕漉漉的，似乎隨時都能長

出苔蘚來。我在苔蘚的縫隙中寫作，對抗一切試圖發黴的事物：

十字路口

澳門半島上的新馬路一帶總是繁華得那麼錯落。新馬路是一條狹長道路，在它的腹部有一塊精巧的噴水池前地，穿過這一開闊地帶，踩著鋪滿葡國碎石的路面，可以望見街道的蜿蜒曲折。街兩旁有各式各樣的南歐風情建築，現在多半用作店鋪。街道上分支著許多岔路，沿著每一條岔路漫步，都會令你別有收穫——大三巴、鄭家大屋、主教座堂……紛紛坐落在岔路深處。這段街區，便是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澳門歷史城區的一部分了。

主教座堂是一座建於16世紀的天主教堂。如今常有許多教堂音樂會在此舉行。通常都是免費向聽眾派票。這是傍晚時分，一縷斜陽映在街旁店鋪閣樓的陽臺上。靜黎拎著一個空袋子，走在板障堂街上。街上人頭攢動，她看到人群中一位身穿黑色禮服的女士提著中提琴匆匆趕路。她心想，大概今晚又有教堂音樂會。

她剛走出一家名叫「繽紛閣」的小店。其經營模式是將店中貨架分割成許多格子，將格子出租，承租者將預備出售的物品陳列在自己租賃的閣子中，由店員代為出售。幾天前靜黎路過這裡時發現了這家小店，當即交付了訂金。今天，她前來將她要出售的物品擺上貨架。她選擇了一個面向玻璃櫥窗的格子。走出「繽紛閣」，她如同一個客人，站在櫥窗前觀看她的待售物品：

兩張座椅靠墊懸掛在閣子兩側，一紅一藍的織緞面，這是她在印度國家博物館購得的。買的時候想到喧明說，「將來我們的家要有兩間書房，你一間，我一間。」她就想，兩間書房當然會有兩張座椅，所以要兩張靠墊。

靠墊下面放著一個鐵皮煙灰缸，日本風格的構圖，簡潔而精緻，這是她去日本旅行時淘獲的小物件。她想起喧明的煙灰

缸又舊又髒，非得換一個不可了。

煙灰缸旁邊放著一個木製茶罐，未加修飾的原木底色，透著純樸自然。喧明從來都不用茶罐，總是把茶葉放進紙包裡。她想，那樣再好的茶不都走了味兒？

……

如今，靜黎決意將所有物品全部賣掉。她看著自己給每樣物品的定價，突然感到貨架在晃動，令她眩暈——她出售了她想要和喧明建築一個家的夢想！

她沿著街邊店鋪轉了一個彎，走上一個斜坡。遠處就是主教座堂。門口已經有一些人在排隊等待派票。今晚演出莫扎特的《安魂曲》。她才恍然，今天是萬聖節前日。天氣確實涼了。她拎著空袋子——沉重的物品都留在了「繽紛閣」，留在了令人目眩的光亮中。她感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她走出步行街區。暮色已濃，街燈、車燈、霓虹燈閃亮。然後，在一個十字路口前，她停住了。她想起了喧明前妻軼紅的詩：

在繁忙的十字路口，
一滴雨怎麼都無法通過。
想看你的願望，
就這樣被拎在手中，
展示在路口。

……

一年前，喧明和靜黎搭出租車駛過南京城一個繁忙的十字路口。他突然說，「剛才看見我前妻了，她正站在路邊。」那時，靜黎坐在他身旁，她想，軼紅與他早已成為彼此的過往，而他的現在分明是她。

後來有一次，喧明隨口向靜黎提起軼紅的個人網絡空間，她隨便瀏覽，發覺那上面呈現的軼紅，與喧明曾經的描述相異。照喧明的描述，他前妻是根本不會去寫詩的。那麼，喧明是在騙她嗎？

於是她開始關注軼紅的詩。

起初，她嘲笑自己的行為不知所謂——她和軼紅毫無關聯。漸漸地，她明白，她們是有關聯的——她們的關聯源於喧明。

起初，她相信她與軼紅毫無共通之處——她們的背景、經歷、個性都大相徑庭。漸漸地，她明白，她們是有共同點的——她們都曾在各自的韶華歲月裡愛著同一個男人。

只是或許，她們各自對愛的理解有所不同。但而今，那種差異似乎已經不再重要。當她們各自站在繁忙的十字路口，那種差異已經不再重要。因為那一刻，她們都一樣孤獨，她們想見見他的願望於他都是一樣的多餘。

過去，她錯了。現在，她明白，她和軼紅並無本質分別。軼紅失去了喧明，而她又可曾獲得過喧明？軼紅是喧明的過去，而她又是否真的是喧明的現在？她曾擔心她和喧明的站到一起，會傷害到軼紅。現在，她明白，他們三個誰也沒和誰站到一起，他們各人是各人。每天，他們各自穿過街市繁忙的十字路口，無論身在南京、澳門、抑或某處，然後又各自被淹沒在穿梭的人群當中。多情也好，無情也罷，都是各人自己的事！

她在一家郵局深綠色的鐵門前靠了一會兒。她倦了。

此刻，教堂裡的安魂曲奏響了。車輛，人群與逝者的靈魂一並在城市裡遊蕩……而城市自身，則既不畏懼，也不憂傷。

驚蟄

太陽黃經345°，春雷乍動，萬物驚醒。

這是一年裡最令我情有獨鍾的節氣，只為其名——驚蟄。它代表了天地萬物在回應猝不及防的生存世界時的神情：

兩場逃亡

喧明消失一年半。靜黎從未找過他，卻不曾忘記過他。

喧明去四川不久，曾發過一條短訊給靜黎，「萬法皆空，因果不滅。」

靜黎回覆，「請不要用概念替代真實，不要用『徹悟』掩蓋無情。」

此後，喧明音訊全無。

在靜黎看來，對於天災過度反應的人群，恰恰是不懂得在平日踐行溫情的人群。而常懷悲憫之情者，看這世界從來都是幾分殘酷、幾分荒蕪，便知要常懷一副柔軟心腸。

然而，認同與情感並不相干。靜黎不認同喧明，卻始終視他為她走失的一個家人。更為真實的情形是，喧明走了，靜黎的心，空了。

又是一年萬聖節。她重又站在澳門街市的十字路口。

她決定再去一趟南京。

……

傍晚，飛機著陸在南京機場。她想到某一年深夜，飛機晚點，喧明在機場等了她四個小時，她疲憊地走向出口，喧明正站在那兒沖她明媚地笑……她想到「今園」，她和喧明最後一次被祝福的地方，她與志東的訣別之處……

「去哪裡？」司機問。她才意識到自己已上了一輛出租車，「『今園』。」

……

車子停在了園子門口。這園子竟是一派嶄新氣象。

剛跨進院落，看門人便上來詢問其來意。

「我——隨便看看，以前……」她停頓了一下，「這兒以前的主人是我的朋友。」

「你說的是我們志東老闆吧？」

「是。」

「巧了，」看門人興致勃勃，「我們老闆今天在哩，我打

電話叫他。」

靜黎不寒而慄，「你說的是哪個志東？！」

片刻，她已看見志東正朝她走來。

「靜黎？」

「你不是——出車禍了麼？你沒死？！」

志東笑嘻嘻的，「是啊，車都開到江裡去了，但沒死成。」

「可是喧明說他連你葬禮都參加了！」

志東繼續打哈哈，「他們是給我把喪事都辦了，但我真沒死，當時他們都不知道……不提這事了。好久不見，還好吧？喧明怎麼沒來？你們吵架啦？」

靜黎被志東拉到堂廳，志東已經撥通了喧明的電話，「你怎麼回事啊？讓靜黎一個人來我這偏僻地方兒，你趕緊過來！」

靜黎臉色徹底陰沉下去，「喧明他不是去四川了？」

「都回來半年多了。」志東這才意識到問題的複雜性，「你，你還不知道？」

靜黎眼淚一下子湧出來，僵直地坐在那張明式木椅上。

……

靜黎沒有等到喧明來，便不顧志東勸說而執意離去。

她在市區找了一家酒店住下。第二天清晨，撥通了冀平的電話。

秦淮河畔的咖啡館。靜黎與冀平對坐。

「第一次見你時，我就知道你跟喧明其他的朋友不一樣。現在，你是這南京城裡，我唯一能找的人。」靜黎淒然地望著冀平。

「第一次見你時，我就覺得你不該和喧明在一起，你不會得到幸福。有那麼幾次，想找你聊聊，但又……後來，我猜你們分手了，就不再打擾你。」

「先告訴我志東的事。」

「他生意不順欠了大筆債。正愁著，碰巧出了車禍，掉到了江裡，他靈機一動，藉機消失，剛好逃債。半年後才露面。」

「為錢而逃亡……」靜黎冷笑。

「也有為『自由』逃亡的。」冀平轉入正題，「地震以前，喧明曾對我說他害怕走進婚姻，害怕承擔一份很重的感情……他優遊慣了，可能再也不適合過所謂正常的生活。所以，地震於他，如同車禍於志東。」

「他為甚麼不對我直說？！他這樣，算甚麼？！」

「我以為他至少給了你一個明確交代，沒想到是這麼不明不白。」冀平點煙，「當然，仔細想想，這倒符合邏輯。要知道，正是由於你對他的愛，這股強大的力量，成為照射到他身上的一束光。但也因為如此，你只能看到他明朗的一面，他也永遠無法將背光的那一面呈現給你。」

靜黎合上眼睛，靠到沙發背上。冀平看到淚水正從她眼角滲出。

……

靜黎離開南京前夜，接到喧明的電話，「明天我送你。」

「不了。」

「在你眼裡，我已是個破敗的人……但我應該送你。」

靜黎掛斷電話，寫了一條短訊給喧明，「不想看到你逃亡的背影，只想記住你明媚的笑容。」

尾聲

我再次發郵件給R君：

小說寫完了。發給你看。仍未聞得杜鵑啼鳴，但我比過去更有勇氣去等待。

幾天後，R君回信：

生命是曲徑分叉的花園。

面對過往，不應哭泣，因為它已不存在了，應該微笑，因為它曾在過。可貴的是，你盡了你的最大努力。

作家評語

李 銳：確如作者所言：這不是一個俗套的愛情小說。在所有的追求、吸引、纏綿、依戀之後，兩個「理智清醒」的都市人，還是因為堅持自我而分手了。或者像小說裡講的「為了自由而逃亡」，「多情也好，無情也罷，都是個人自己的事！」——這是一場和負心、道德、金錢、等級都無關的情感悲劇。就像永遠也逃不出自己的影子一樣，獲得了獨立的自由人卻也將永遠肩負著因孤獨而來的幻滅。

這篇小說文風精緻、纖麗，把這樣的精緻纖麗放在冷漠喧囂的大都市背景下，更突出一種無奈的淒然之美。

獲獎感言

正當我艱難撰寫法學博士畢業論文之際，獲悉取得一項文學創作領域的優異獎，這於我，著實是一番錯落有致的心靈體驗。

作品《但聞啼鳴識前塵》象徵著一次覺醒。表面上是小說中的「我」，對倚山面海居澳門數載，竟從未留意春暮時節杜鵑啼鳴的歎悔；實為作者對於過往生存狀態的一次檢討。個體生命與周遭自然的接通，源自人內在精神性的蓄積與超越。書寫這部小說的那個冬季，將成為我永久的靜謐記憶。

我嘗試用一萬字的篇幅，探討不僅僅限於「講故事」的小說的其他形式。當然，與其說我是在探索小說的形式，毋寧說是在尋求我們真正需要的表達方式——用以解讀生存世界的話語，比生存世界本身，更能夠代表歷史。